你经历的最恐怖的瞬间是什么?

男友死后,我躺到了他好兄弟的床上——那个害死我男友的 人。

他搂着我,亲吻我。

而我强颜欢笑,每一刻都生不如死。

我没有发作,继续扮演他乖顺的情人。

因为我要计划好,如何让他,血债血偿。

0

23 岁那年, 我从大学一直谈的男友去世了。

我们当时连双方父母都见过了。

去年他和我一起旅行的时候, 在山顶上求婚。

我都答应了。

可他转眼就不见了。

他去世后, 我仍然住在和他一起租的房子里。

房子很大,上下两层加起来一百七十多平。虽然空,但我们养了一只叫多多的边牧,再加上男友留下的痕迹,让我觉得很安全。

住在这里,有时候能让我觉得,他还在。

所以无论父母怎么劝我, 我都没换房子。

24 岁生日那天,我从外地出差回来,在电话里骗爸妈说自己约了朋友。

然后发微信给熟悉的西点店,给自己订个小份的水果蛋糕。

那是男友生前最喜欢的一款。

那蛋糕店是西点师傅一个人打理,一个不到三十岁的男人,长得黝黑,高壮,但手艺很好。

我说一份水果蛋糕,谢谢。

他说生日快乐。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在电话那头只是笑,不答话。

我道了谢, 挂断电话, 但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但也没多想。

撂下电话没一会,屋外下起了暴雨,雷声阵阵袭来。天已经黑透了,每一下闪电都显得狰狞。

我有点怕,就抱着狗子多多看电影,等蛋糕。

看了一大半,突然整个屋子一片漆黑。

停电了。

我开了手机的灯,却抱着狗不敢动弹。

这时,门口响起了钝重的敲门声,狗子蹬了我两脚,迅速蹿向门口,狂吠起来。

1

「谁啊?」我站在门口问。

「你的蛋糕。」

我长出了一口气。

是西点师傅的声音。

我把狗子赶到厨房,她太凶了,关起来,才敢去开门。

接了蛋糕, 我发觉那分量很重。

「我只点了小份的.....」

「你过生日嘛。」

我笑起来,「会很胖的。」

师傅没答话,往屋里看了一眼,「停电了?」

我点头。

「帮你修一下?」

「你会?」

「我开店的,这东西不会?」

他很快让屋子重新亮了起来。

我这才看清,他全身都已经湿透了。

我说,「真是麻烦你了。」

他看了眼厨房。那里面,我的狗还在叫嚣着。

「不麻烦,」他的目光转到我身上,「我还没吃饭,要不,我 陪你过生日吧。|

2

「今天太晚了,不如.....改天,我请你吃饭。」

我走向门口, 想要替他开门。

可他一步上来,抵住了门口,「外面雨很大。」

我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本能地想要发怒。可是,他比我高了一头,身形宽阔,我根本不敢惹怒他。

「我可以把伞借给你……要不,帮你叫辆车?」

他没答话,只是看着我。

「小辰,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我不记得我告诉过他我的名字, 「你想说什么?」

「我对你就是一见钟情。从你第一次来店里,我就喜欢上你了。」

他说话的时候, 死盯着我。

那眼神很奇怪,不是认真、或者坚定的眼神,只是我读不懂。

「你跟我在一起吧,我会对你好,对你很好……」

对我很好,就堵着我家的门口表白?

我深吸了一口气,试着用最镇定的语气回答他。

「师傅……」

「我不叫师傅, 我叫徐虎。」

「好,徐先生,我.....我有男朋友了啊。」

他愣了一下。

温柔的表情,在一瞬间,变得冰冷。

「你.....有男朋友?」

「是啊,他加班去了,很快就会回来的。」我挤出个笑容, 「所以徐先生,你先走吧,免得他回来不好解释。」

这家里有很多我男友的痕迹,包括门口的男士拖鞋。而且我男 友也去过他的店。所以我这么说,应该很可信。

可是.....

「为什么?」他质问着, 「为什么骗我?」

「我没骗你啊。」

「年初,你拿着这款蛋糕去过墓地。那墓碑,是谁的啊?」

3

他到底知道我多少事? 他怎么知道的?

男友还在的时候,我们经常光顾他的蛋糕店。后来为了方便,加了微信。

但除了订蛋糕和付款,我们从没聊过天。

我也没在朋友圈透露过男友过世的消息。

所以这所有的信息,都是他默默窥探出来的!

想到这里,我立刻跑向厨房,想要把多多放出来。

只有她能保护我。

可刚刚碰到门把手,就被他拽住了衣服。

他一扯,我整个身子都倒飞了出去,躺在地上。

紧接着他压了上来,用一块毛巾捂住了我的嘴。

那毛巾味道很怪。

大概是迷药。

我想要屏住呼吸挣脱出来。

可他只用一只手就扣住了我两条手臂,坐在我的腰上,无论我如何挣扎,他都纹丝不动。

我的气力很快耗尽,开始不得不呼吸带着迷药的空气。

和电影里演得不一样, 我呼吸了很久, 才开始头晕。

这期间, 脑子里无数可怕的念头闪过。

我怕极了,开始抽泣,眼泪大颗大颗地滑落。

他盯着我,在我最害怕的时候,就那样死盯着我,甚至带着诡异的笑意。

我读懂他的眼神了。

是疯狂。

4

醒来的时候, 我坐在沙发上。

灯光很亮, 茶几上摆着水果蛋糕, 已经插了蜡烛。

徐虎也不见了。

我于是起身,想要悄悄离开这房子,可刚走出一步,突然脚下一绊,整个人跪在地上。

我低头,看见自己的双手,双脚分别被绑在了一起。

我用力试了几次,根本挣脱不开。

躺在地上,也没法爬起来。

我被这处境吓坏了,忍不住大颗大颗地掉眼泪。

此时我听见厨房的滑动门开了。

接着是徐虎沉重的脚步声。

他快步走过来,将我扶起来,嘴里念叨着,说小辰你没事吧?

我哭着, 央求着, 我说我所有的钱都可以给你, 求求你放了我。

求你。

他被我逗笑了,说我不要钱啊。

「也不会放了你。|

我的眼泪仍然止不住,就在此时,我透过厨房的门缝,看见了多多。

她躺在地上。

胸口的起伏,已经轻微得难以察觉。

而我此时才发现, 男人手里, 正拿着一把尖刀。

我脑子一阵剧痛。

「你把多多怎么了?你把她怎么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 「迷晕了, 不然会很吵。」

「她没死……」他神色平静, 「小辰, 只要你听话, 我不会伤害你的。」

他露出讨好似的笑容, 「你听话就好。」

说完,他坐到我身边,用手里的刀子弄了一大块蛋糕,端在我面前。

「啊。」他示意我张嘴。

我顺从张开嘴。

看着那刀尖,缓缓将蛋糕送进我嘴里。

混着我自己的眼泪。

「好乖。|

5

他从厨房里拿了红酒和杯子,和我一起喝酒。

让我躺在他的腿上,一起看电影。

他和我说,已经暗恋我两年了。

他的手一直在摸着我的头发,那手滑腻腻的,又可怕,又恶心。

「所以你知道那天,我多高兴吗?就是,我发现那个男人死了的那天.....我觉得,这是上天把你让给我了。」

我又想男友了。

在山顶求婚时,他说,会永远护着我。

他食言了。

他食言了,现在,没人护着我了。

「再喝一点吧。」我说。

「再喝一点?」

「是啊。」

徐虎很开心,又倒了些酒。

他把我扶起来,喂我喝了一杯,自己也喝下一杯。

我说还要。

我故意让酒液从唇角泄出一滴,故意用舌尖擦拭,故意让碎发粘在侧脸上,故意用迷离的眼神看他。

我说,我们多喝点。

他开始顺从,一杯接着一杯地倒酒,喝下。

我想,他知道我的很多信息,可他大概不会知道,男友走后的半年,我独自喝过多少酒。

我早已没法将自己灌醉了。

6

他比我多喝了几杯, 到凌晨两点的时候, 终于缓缓睡去。

而我则用被绑着的双手,拿起他那把尖刀,让刀刃在两手几毫 米之间的空隙里割绳子。

好在那刀子锐利,手脚的绳子在十分钟之内就被我割开。

我回过身去,想去拿手机报警。

那手机我到家之后就没动过,应该还在手包里。

我看向那男人, 他此时睡得愈发安稳, 鼾声阵阵。

我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向门口的衣架, 在手包里翻找。

可是, 手机不在。

「你是要找这个么?」

我猛地回头。

看见那男人手里,正拿着我的手机晃动着。

7

虽然被他算计了,可好在,我为了那手机,此时所站的地方, 离房门只有一步远。

能逃出去,比什么都强。

被吓得尖叫了一声之后, 我立刻蹿向房门, 扭动锁头。

可他更快。

像一道影子似的冲了过来,从沙发到门口,只用了一瞬间。

在我打开房门的那一刻,他一把扯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里,还抓着那把尖刀。

我又疼又怕, 疯狂地大喊。

就在此时,一声高亢的犬吠。

是多多。

她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从拐角处飞蹿出来,一口咬住了那男人的手臂。

男人吃疼,放开了我的头发,本能地挣了两下,可是多多咬得 很牢。

我摆脱了掌控,连滚带爬地冲出门,抵在门口大喊,「多多!」

她得和我一起走!

可等我回过头,却看见,那男人已经将尖刀刺进了多多的肚子里。

鲜血涌出来,已经在地面上铺了一大片。

可是多多仍然咬着那男人的手不放。

无论他如何扭动手臂,如何抽动刀子.....

而多多的眼睛,一直看着我。

眼角有泪水。

和人类一样的泪水。

「你要好好活啊。」

我又听到了男友临死前的话。

「不能陪你了,但你得活下去!」

我猛地关上门,想要敲邻居的门,却立刻意识到,邻居的门还没开,我可能就又落入魔爪了。

于是我回身跑出楼门,一路跑向深夜无人的马路。

8

大雨倾盆,几秒内就湿透了我的全身。

但我却感谢这场雨。

这种能见度底下,只要我跑出几百米,他就没法找到我。

只要我找到一个人帮我报警。

可是,小区的门卫室是空的,小区外的所有店铺都关着。

城郊的马路上,只有路灯发出的幽黄色的光。

雨幕之下,零星的车子飞驰而过。

我挥手,叫嚷,可没人为我停车。

我不敢停留, 我知道那男人很快就会追上来。

我于是沿着马路跑起来,终于看见数百米外,一个加油站亮着 灯。

我知道, 那是这雨夜里, 唯一的生路。

雨水不断冲进我的口鼻里,每呼吸几下就会呛到一次。

我穿着睡裙,赤着脚。

积水没过了脚踝,不时踩到的石子传来钻心的痛。

湿透的衣服很冰很冰。

但我顾不得了,拼命用最快的速度跑着。

三百米, 两百米, 一百米, 五十米。

我终于冲进了加油站里的便利店。

扑诵一下倒在地上。

那穿着工作服的女店员看见我,吓了一跳。

我说, 「救我, 有人在跟踪我, 求你, 救我!」

9

我躲进了那便利店的仓库里。

这地方很暖和。

而那店员则慌忙报了警。

我知道, 自己已经安全了。

数百米的距离,三四条岔路,看不见人的大雨里面,他不可能再找过来。

想到这, 我只觉得这仓库是我呆过最温暖的的地方。

甚至让我有了一丝困意。

可是,两分钟之后,我听见便利店的欢迎语音再次响起,又有人来了。

[95, 加两百。]

是那男人的声音。

他开了车子!

是啊,他会开车追我!

而加油站是最近的能报警的地方,他一定会来!

10

「您找什么?」女店员问。

我听见那男人在货架之间不断踱步。

他在找我。

「你们这,有创可贴吗?」那男人搪塞着。

「你后面两排,右手边。」

「好的,谢谢你。」

那男人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

离仓库的门, 离我, 越来越近。

我不敢呼吸,只能捂着嘴,无声地掉眼泪。

啪嗒, 啪嗒, 啪嗒。

他的脚步声越来越大。

在仓库门边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

许久。

他始终没走动。

我觉得, 他随时都会打开门进来。

「没找到吗?」

又是那店员的声音。

「没有,你们这仓库里面好像漏水。」

那是我身上的雨水。

我被淋了太久了,身上的水此时还在不断流下,扩散,此时已经流出了仓库的门底。

「哦没事, 我等会去修, 谢谢你啊。」女店员说着。

「嗯。」

他的脚步终于再次响起。

渐渐走远。

可是这家店太安静了,安静得令人窒息。

我能清晰地听见他将东西放在收银台上,店员用激光扫码,按键盘。

「16块,你买这么多创可贴?」

他点头, 「被我家狗咬了。」

「啊?诶呦,这么严重!」女店员似乎看见了那条伤口。

「这不正要去医院呢么。」

「那你赶紧吧,好像得打好几针。」

那男人笑了一下,脚步声又响起了。

然后,是超市门口那自动播放的语音欢迎词。

他开了门,他要走了。

「诶等等……」

是女店员的声音。

「怎么了?」

「我……我本来不想麻烦你的,而且你又伤了……」

男人笑了一声,笑声,很柔和。

「没事的, 你说。」

「你能多陪我们一会么?」

「你.....们?」

[对,刚才有个小女孩被变态跟踪了,躲到我这来了。]

「变态?」

「是啊。」

「没报警?」

「报警了,但还没来呢,估计还有几分钟就到了吧......你多陪我们几分钟吧。」

「嗯.....」

「求你了,你这么高,变态看到你就会跑的。」

「也行。」

「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对了我把钱退给你吧。」

「不用……对了,你这里有可乐么?」

「我去给你拿!」

「多谢你啦。|

脚步声。

和更钝重的脚步声。

冰箱的门开了。

忽然,砰。

一声闷响。

那是肉体倒地的声音。

然后是脚步, 男人的脚步, 不慌不忙地, 越来越近。

仓库的门,开了。

11

我被重新捆住了手脚,用胶带捂住了嘴,塞进了车子的后备箱。

我在车子里不断颠簸。

我知道, 车子在向我家行驶。

那是我的家,可我确信,再次回去,会变成我的牢笼。

正绝望的时候, 我突然听见了一声警笛。

是警察。

与此同时, 车子也开始减速。

我必须让警察知道我在这里!

我开始疯狂地踹后备箱。

可我被捆住了手脚,横卧在车厢里,根本无法向上使力。我只能用脚踹车厢的边缘。

车子缓缓停了下来,可此时,车厢里传来激昂的音乐声。

是那个男人,在用音乐掩盖我的声音。

我听见对面的警察大喊着与男人交谈, 夹杂在敲击车身的雨声 和摇滚乐句里。

我试着晃动车身,可很显然,那幅度不足以引起警察的关注。

半分钟后, 车子再次开动了。

警笛声,也渐渐远去。

等到后备箱再次打开,我看见的,又是那男人阴鹜可怖的脸。

「你浑身都湿透了,我帮你洗个澡,换身衣服吧。」

12

他把我推进浴缸里,用水龙头冲洗着我。

泥浆混着眼泪,从我的身体上滑落,一点点从下水口流逝。

浴室里的地面污浊不堪, 角落里, 是大片大片的狗毛。

我想, 那是多多的。

这次, 他没绑住我的手脚。

就连他也明白了,我根本不敢反抗了。

他停下花洒,拿出医药箱。

用棉签占了红药水,另一只手握住我的脚踝,抬到他眼前。

他仔细地看我脚上的伤口,然后用棉签按上。

他的手力量很大, 脚踝被他攥得生疼, 棉签按住伤口时也传来刺痛。

我本能地缩脚。

「别动。」他说, 「脚很漂亮。」

「一会进屋, 你化个妆, 我帮你, 换身衣服。」

「你有件白裙子,露背,连体的。」

「我喜欢白色。」

他盯着我的脚, 自顾自说着, 眼里有可怕的光。

「换完,我们一起过生日。」

「然后我和你表白,刚才我表现得不好,这次我重新表白一次。」

「这次,你要答应我哦。」

其实这一刻, 我已经顾不得愤怒了。

只有畏惧。

我浑身抖着,一句话都不敢说。

更不敢有半句拒绝。

还不如死了。在那个浴缸里,这个想法越来越清晰。还不如死了。 了。

就在此时, 我听见客厅外, 门上有钥匙转动的声音。

那是整个晚上, 我听过最动听的声音。

是赵哲。

13

我常年出差, 多多之前都是男友在照顾。

而男友去世后,我在这座城市最信任的人,就只剩下我俩的大学同学,赵哲。

他沉默, 老实, 对男友和我都很好。

我的男友一度怀疑赵哲喜欢我,可赵哲从未出现过任何苗头,这怀疑也就不攻自破。

男友走后, 我出差时喂狗的任务, 就给了他。

他会每天早上上班之前进我家,为多多铲屎擦尿,续上水和狗粮。

而我这次回来忘了告诉他, 他也就自觉地来我家。

不过现在也就凌晨五点多,他竟然,来得这么早。

门锁转动之后,我听见脚踩在地板上的声音。

「多多?我来了多多。」

听见赵哲呼唤多多,我的心都要碎了。

浴室里,那男人也警惕了起来,他一只手缓缓抬起,按住了我的脖子。

只要我一出声, 他就会让我窒息。

我们俩, 都在默默地听着屋外的动静。

「去哪了多多,还在睡?」

赵哲在屋里不断踱步。

上了楼,又从楼下下来。

「赵叔叔今天特意早起来给你洗澡的。」

他的语气和往常一样平静淡漠。

听起来让人踏实得很。

那脚步,缓缓走近。

「又去浴室玩水了?」

赵哲忽然问了一句。

一句, 让我惊喜不已的话。

因为, 多多, 从来不玩水。

他怎么会问这个?

他在说给我听。

所以, 赵哲知道, 这屋子出事了。

14

赵哲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而徐虎也拿起了手边的刀子。

他示意我站起来,大手擒着我的脖子,让我跨出浴缸。

我试图落脚重一点, 提醒赵哲。

可就在落脚的一刹那,徐虎的手突然猛地一提,我气息一窒,脚下竟然蹬空了。

然后他突然将我扯到他怀里, 用整个手臂勒住了我。

那手臂像铁栓一样粗而坚固,而且越来越紧,只允许我保留一 丝气息。

他就这样擒着我,缓缓挪到了门边。

而赵哲,似乎也走到了这里。

「多多? |

他轻唤了一声, 把手转动。

紧接着,门以一种不正常的速度被猛地打开。

那一瞬间,徐虎瞬间甩开了我,同时另一只手拿着尖刀急速刺向门外。

我被摔在地上,却正看见.....

徐虎刺空了。

从我的视角看去,门外空空如也。

忽然,赵哲从门的一侧扑出来,将徐虎撞出了我的视野。

我从地上爬起来,追出门。

正看见赵哲将徐虎扑倒,用手掐住对方的脖子。

可他太瘦弱了。徐虎双脚一蹬,竟直接将赵哲掀翻在地。

而后徐虎迅速起身, 疯狂踹着蜷在地上的赵哲。

他双手撑着墙壁,每一脚都抬得高高的,用尽全身力气跺下去。

而且每一下,都踹在赵哲的两肋。

我愣了片刻,眼睁睁看着赵哲被踹了两三脚,这才缓过神来,发现先前徐虎手里那把尖刀,已经落在了不远处的地上。

我迅速跑过去,将那刀子捡起来。

很奇怪, 那就是我家里的一把西式切肉刀。

可我现在用双手拿着它,却全身都在颤抖。

「别打了!」

我大声喊。

可徐虎仍然在发狂,嘴里叫骂着,每一脚,都在赵哲的身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我用刀凌空用力挥了两下,提高了音调。

「给我住手!」

徐虎终于停了下来。

他喘息着,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指着赵哲问我,「小辰,他是谁啊?」

「我朋友!」

「你朋友?」他走上前,「你错了小辰,他是和我一样的人。」

「他和你不一样!」

「你不懂, 你不懂男人看你时的眼睛。」

他从阴影里走了出来,看了眼我手里的刀子,「你干嘛拿刀子对着我?」

他昂起头,站直了身子,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我给你做甜品,帮你洗澡,为你治伤,你拿刀对着我!?」

他的眼里,一瞬间,充满了凶恶。

「你拿着刀子对着我,就为了这个人!?」

声音, 也变得异常尖利。

「小辰, 我是想要好好对你的, 我真的想要好好对你的! 」

他一步冲了过来,拽住了我的头发,把我拽向客厅。

突然,他脚步停了下来。

因为我把刀子,刺进了他的大腿。

可是,他只是停下脚步,一声不吭,抓住刀柄,直接将刀子拔了出来。

血喷出来,溅到我脸上。

接着他扯着我的头发将我拽起来,另一只带血的手高高举起,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那股巨大的力量,将我整个人扇倒在地上。

那刀子掉落了。

我伸手去捡, 手却被他一脚踩住。

我再也忍不住,尖叫起来。

然后我看见他捡起了那把刀子,蹲下来,将刀尖抵在了我的脸上。

「我问你最后一遍,」他的眼睛已经变成了猩红色,「跟不跟我在一起?」

我能感受到,脸上,越来越痛。

「说啊?」

我很害怕。

我怕我不答应他,整个脸就要毁了。

可是我答应他, 之后呢? 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来?

「说啊!」那疼痛越来越尖锐,一滴温热的液体,已经从我的脸颊流到了下巴。

「说你妈啊! 」忽然, 我听见了一声低吼。

16

徐虎回过头,而赵哲已经抡起了一根高尔夫球杆,打在徐虎头上。

徐虎立刻倒了下去。

接着赵哲骑在了徐虎身上,抡起那杆子,一下下打在徐虎头上。

徐虎试图抓住对方的手,却在两下重击之后,手上失去了所有力气。

而赵哲的球杆,仍然在一下下地挥击。

徐虎的表情已经僵硬,躺在地上,圆睁着眼睛,头颅随着击打一次次地滚动,又被脖子带回到原位。

像死了一般。

我本能地想要按住赵哲,以免闹出人命。

可是, 刚要开口, 却又止住了。

我竟然从内心里,希望赵哲继续打下去。

砰。

砰。

砰。

我好像, 沉浸在这种声音里了。

可是,我和赵哲谁都没有注意到,徐虎的另一只手,还攥着一把刀子。

他竟然还没放手。

我只看见光亮一闪而过。

而后赵哲闷哼了一声,捂着肚子,那支球杆,被举到了最高处时,从他的手里滑落。

然后,我清晰地,又听见了两声,刀子刺入肉体的声音。

短促,而有力。

赵哲侧着倒在了地上。

背对着我,倒在了徐虎和我之间。

片刻的宁静之后,我看见徐虎缓缓从赵哲的身后站起。

他很高。

高到站直身子,便遮住了客厅里的灯。

他迈过赵哲,向我走来。

像一只恶兽。

突然,他脚下一滞。

是赵哲,用双臂抱住了他的脚踝。

「走!」

「小辰!」

「走啊!」

17

徐虎的刀子再次朝着赵哲落下。

可是这次,正中赵哲的下怀。

赵哲一瞬间放开了徐虎的脚,双手抓住了徐虎持刀的手。

「走!走!」

赵哲高声喊着,没有其他任何词语。

可是.....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车子翻转之后, 我的男友被卡在驾驶舱里, 让我走。

我走了, 车子的火一下就燃了起来。

还有多多, 咬着徐虎手臂的时候。

我也走了, 现在多多的尸首我都找不到。

凭什么。

凭什么都让我一个人走啊!

我左右扫视了一圈,正看见地毯上被我割断的几节绳子。

我抄了一根,在两只手掌上都缠了几圈。

然后扑向徐虎。

我不想走了!

18

那绳子套上了徐虎的喉咙。

而他的刀子,被赵哲用全身力气禁锢着。

徐虎没法呼吸了,唯一一只富余的手,试图抓住身后的我,也只能徒劳地挥动,威胁最大的一次,不过是扯掉了我的一绺头发。

可是, 他仍然顽固地扭动着身子, 试图将我从他背上甩下去。

力量很足,仅仅左右甩动,已经让我的双臂酸痛难忍,手掌也被绳子磨出了血。

而最危险的是赵哲。

他身下的血液,已经铺散成了一滩,而且仍在扩大。

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在他失血过多脱力之前,徐虎能先窒息晕厥。

十秒。

二十秒。

三十秒。

之后,我就失去了时间概念。

我只记得,徐虎倒下的时候,我再次不争气地哭了,泣不成声。

泪眼里, 我看见赵哲对我笑了一下。

那是整个晚上,最温暖的东西。

19

那天晚上, 我将徐虎捆好, 用赵哲的手机报了警, 叫了 120。

徐虎数罪并罚,很快就宣判了。他没有亲人,自己都没再上诉。

多多的尸首在冰柜里被找到了,安葬在了郊野的山坡上。

而赵哲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所幸的是,身上四处刀伤,都没有伤及要害。

但因为肠道受损,一直都要吃流食。

我去过广东,知道那里的粥可以做得很好吃,于是就学了来,不飞的时候,就煲粥送到医院。

那天晚上,月亮很大,我去医院看他,一起在医院的院子里散步。

他说其实这些年,一直都对我有意思,但我毕竟是兄弟的女朋友。

我其实知道他要说什么。

他住院的日子,一起相处,他的心思我已经明白。

「我知道,你会认为,答应我,是对他的背叛。」赵哲声音很沉,很温柔,「可是,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想呢?」

「换个角度?」我回了一句。

他轻声笑了一下, 「换个角度, 我是下一个保护你的人。」

「我想想,」我说,却忍不住嘴角的弧度,「让我想想吧。」

20

赵哲出院后, 我终于退了那房子, 住进了赵哲的家。

他做了一桌子菜,尽管因为有伤,连单手持锅都勉强。可他就 是不许我插手。

菜的味道比他的兄弟重了些,不过,也挺美味的。

那天晚上,第一次躺到了他的床上。

我们都很矜持,直直躺着,没一会就沉沉地睡去了。

然后,我做了个奇怪的梦。

是我死去的男友。

他大喊着: 「走!」

「走啊!」

我惊醒了,一身冷汗,脑袋剧痛无比。

是偏头痛的老毛病又犯了,可我来时没带止痛药。

赵哲睡得正香, 我只能自己爬起来, 走向客厅。

可我没找到药物,却在电视下的抽屉里,翻出了一摞摞的照片。

那是我的照片。

私密照片。

是我独自一人在家时被偷拍的。

有客厅的,卧室的,浴室的......

还有,我被徐虎捆住手脚的.....

这些照片是哪里来的!?

我突然想起了徐虎说过的话。

「你朋友?你错了小辰,他是和我一样的人。|

「你不懂, 你不懂男人看你时的眼睛。」

我脑袋的疼痛愈发剧烈了。

像有一根电钻从太阳穴穿了进去。

我明白了。

我全都明白了。

从照片上看,赵哲应该在我家的许多角落都安了摄像头。

这就是为什么赵哲会知道我家里出事了。

这就是为什么徐虎在被警察审问时会说,有人告诉了他关于我的所有信息。

等等.....

只有这些吗?

不,还有一件事。

我男友的死。

21

「小辰?」

卧室里, 传来了赵哲轻声的呼唤。

仍然是那副温柔的声音。

「你在哪啊?」

我把那些照片放回了远处,关上抽屉。

「没事,我上个洗手间。」

我深吸了几口气, 平复了心情, 重新, 回到了他的床上。

他一翻身, 顺势将我搂住。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的手,比徐虎的还要恶心百倍。

可我不能发作。

我要把这一切都弄清楚。

我要让每一个伤害我的人,血债血偿。

22

那之后的三天,是我一生中最煎熬的日子。

和仇人共处一室, 强颜欢笑, 甚至拥抱。每一刻都生不如死。

好在,三天内我查到了许多关键信息。

只差最后的确认。而这确认,需要我撬开赵哲的嘴。

第四天的凌晨两点,我打开了卧室的灯。

将一杯滚烫的水,撒在赵哲的胸口上。

他惊醒了,惨叫着,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捆住了手脚。

「别挣扎了,徐虎用过的捆绑技巧,扯不开的。」我说。

「小辰, 你干什么?」他惊恐地看着我, 「你干什么!」

「问你几件事。」

「你先放了我,我什么都告诉你。」

我笑着摇头, 「这可不行, 你毕竟杀过人。」

「我……我杀人?」他挤出一丝微笑,「徐虎他,还活着不是么?」

「可我的男友死了。」

我本来想要维持一副冷血的样子,可是说起男友,嗓子仍然哽咽了一下。

「他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他叫嚷着。

我拿出手机,打开一段视频。

那是徐虎囚禁我时的视频。

「照片,视频,你很喜欢偷窥我啊赵哲。」我嘲笑着,「你在我家放了十几个摄像头,赵哲,十几个。」

「那又怎么样!」他终于慌乱了起来,「如果不是那些摄像 头,那天晚上我怎么救你!?」

「是的,你救了我,为我受了伤......」我深吸一口气,「可是,我的信息不也是你泄露给徐虎的么?包括名字,生日,什么时候出差,什么时候回来,甚至包括男朋友墓地的地址!」

[这一切, 还不是你导演的吗! |

「英雄救美啊,赵哲,一定很爽吧?」

我弯腰,将早已藏在床底的高尔夫球杆拿了出来。

那是赵哲在那一晚用过的,也是男友生前最喜欢的一支。

我有时候会觉得,是这支球杆,一直在保护我。

而现在, 我把它抓在手里了。

「下面, 我问你什么, 你答什么, 不然, 我打断你的腿。」

我高高举起球杆, 「去年 11 月 3 日到 14 日, 你在做什么。」

「小辰,这么久了,谁记得啊! |

我摇头,「回答错了。」

球杆落下,直砸向他的胫骨。

23

我等了好一会。

等得不耐烦了, 他才停止了惨叫。

「我重新问,赵哲,去年 11 月 16 日,我男友的车子,电池起火,而在 11 月 3 日,那车子被你借走了。」

「我只是借车啊,我总是借他的车。」他带着哭腔,慌乱解释着。 着。

「是,但以前每一次,你都是旅行或者出差,我托人查过你的记录,那 11 天,你没入住过任何一家外地的酒店,所以啊,11 天,你做了什么? |

他不敢说话了。

「赵哲,还是那个问题,去年11月3日到14日,你在做什么。」

_

_

他仍然沉默,于是球杆再次落在了他的断腿上。

「我杀了你!我要杀了你顾辰!」

「说啊! 说你做了什么! 说你在电池上动了手脚。」

「是啊!怎么样!我就是要杀了你男人,怎么样!我还要玩他的女人,睡他的女人!」

「我男朋友把你当兄弟!」

「他在大学的时候怎么嘲笑我的你看见了吗?他对我做过多少 恶作剧你知道吗?」

「就因为恶作剧? |

「你知道那些恶作剧都是什么?有多羞辱你知道吗?他家境好,长得帅,他只需要请室友吃饭就能让大家喜欢他,和他一起来整我!孤立我!你懂吗!? |

「可是他毕业后,一直在帮你!」

「我他妈不要他的施舍!我要他赎罪!」

「所以你就杀了他? 是吗? 所以你杀了他! 」

「我动那电池……我只是想把他烧伤,谁知道他会被困在车子 里!」

「你承认了。」

「什么? |

「你承认了,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25

我缓缓走向桌子,将左臂放在桌角,拿着球杆,用尽全力砸了下去。

剧痛袭来, 夹杂着筋骨的脆响。

我知道,自己的左手应该断了。

「你.....做什么?」赵哲不解地看着我。

我忍着痛,将那球杆扔给赵哲。

他将球杆本能地握在手里。

现在那球杆,有他的指纹了。

「今晚的事情是这样的。」我一边梳理着思路,一边缓缓说着,「我和你躺在床上,在聊天时,你说漏了嘴,我于是识破了你的所有计划。」

我走到墙角,蹲了下去,「你气急败坏,拿着球杆打断了我的手臂。而扭打中,你因为虚弱,球杆被我夺走。我打断了你的小腿。为了防止你再次袭击我,我将你捆了起来。」

「你在说什么啊小辰?」

我抱紧自己的双腿,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他们,应该到了。」

突然,一声钝响,门被踹开了。

是警察。

我忽然嚎啕大哭起来。

「救我!」我大喊着, 酝酿了许久的眼泪及时地滚落。

「救我啊!!」

「他杀了人!他杀了人!!」

26

赵哲宣判的那天早上, 我去了男友的墓地。

我跟他说了两件事。

「以后啊,蛋糕都由我来为你做了。」

「还有,不会再有人欺负我了。」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